

趣拾板栗

卫思羽(四川)

周末的清晨,深居光雾山的友人发来一短信:“板栗熟了,速来拾拾。”简单直接,压根儿没有商量的余地。得嘞,那就去呗。

翻过层层山丘,穿过淙淙河流,抵达大山深处时,最后一抹晚霞刚坠入暮色,点点繁星铺满整个夜空,空气中夹杂着草木与炊烟的混合气味。喜宝拽着我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去捡板栗呀?”“不急,咱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去。”还不等我开口,友人已抢先回答。

常言道:久等吃好面。越是有意思越要让它缓缓地来慢慢地去,才能酣畅淋漓地体会一番。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带上竹篮、铁钩,跟着友人沿盘山公路出发了。没走两步,就看到地上掉

落了好多绿茸茸的刺球儿,一副不好惹的模样。“妈妈,这是什么?长得好像刺猬。”喜宝好奇地拽着我的衣角问,我一脸茫然地将目光投向身旁的友人,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从包里掏出一副手套戴上,再瞅准脚旁的一个刺球儿,抬起脚,用力踩下去,刺球儿裂了个口子。里面挨挨挤挤地藏着一团东西,“是板栗吗?”我问道,友人笑而不语,顺着裂开的纹路用手轻轻一掰,四粒圆滚滚的板栗子就露出来了。“哈哈,还真猜对了。”我一边得意地展示手中的板栗,一边用牙咬开坚硬的外壳,剥出嫩黄的果肉递给孩子。“妈妈,这和我们以前吃的板栗味道不一样,这个脆脆的、甜甜的,真好吃!”小家伙像美食家一样品评着

大自然的馈赠。

尝完手中的栗子,我和喜宝也依葫芦画瓢开始拾板栗。一踩一掰,鲜栗子就滴溜溜地滚进竹篮里。然而,不是所有的板栗都会连壳带果掉在公路上,方便人们拾。更多时候,栗子们会从壳中蹦出来,躲进草丛间、石缝里。

拾板栗还真不是件轻巧的事。得微倾着身体,用事先准备的铁钩扒开丛丛荆棘,刨去枯枝腐叶,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寻找,生怕有遗漏。“这有一颗!”我兴奋地叫起来。“我来,我来!”喜宝提着竹篮跑过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捡起一颗油亮的栗子。“你看,这是我们捡的。”喜宝得意地举给朋友炫耀。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

始到金。”没有精确的定位,没有显而易见的目标,拾板栗全凭眼力和脚力。有时半天没寻见,满腹牢骚正要发作,却意外发现一两个,顿觉如获至宝,满心欢喜,哪还管它大小胖瘦,统统收入篮中。有时误打误撞进了栗子集中区,那可不得不挑肥拣瘦了,至于标准,全凭眼缘。

如果不是鸟儿们在林间蹦跶,说着啾啾啾啾的鸟语,大山是很安静的,越安静越容易觉察周遭的变化。“啪”的一声,有东西从高处跌落下来,循着声音的方向找到一颗刚落地的刺球儿,咧着嘴笑着露出油亮的栗子。“这种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时不时会有呢,要是被砸中,那可够酸爽的。”友人笑着提醒道。

不知不觉竹篮里已装满了新鲜的板栗。就在我们准备起身返回时,喜宝指着草丛间“被遗弃”的栗子问:“这些剩下的怎么办呢?”“它们就在这儿等风吹雨淋后生根发芽,慢慢长成大树呀。”我回答道。“噢,我知道了,等我们下次再来时,它们就长成新的栗子树了,又可以捡更多的板栗了!”喜宝若有所思地拍手喊道。

“对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这就是生命。”没曾想,捡个板栗居然还让孩子悟出了这么深奥的人生哲理。

再抬头时,山风带来了云雾,层层叠叠的远山被云雾遮掩,只露出山尖一隅,隐秘而又伟岸。不知云雾后面是什么,但一定会有生命在萌芽,也许就是一粒板栗呢。



残荷之韵

孙克艳(山西)

一到深秋,浓重的肃杀之气便扑面而来。而被凉风秋雨摧残的荷塘,则更显颓败与凋零。偌大的荷塘,稀疏零落着曾经的倩影,枯黄而残破的荷叶,蜷缩着身体,或是静卧在冰凉的水面上,或是擎着干枯的荷叶随风摇曳。偶有一枝尚显绿意的荷叶,也在沁凉的秋风中瑟瑟发抖。折断的荷杆,肆意倾斜;干瘪的莲蓬,随意下垂。

曾被遮天蔽日的荷叶遮掩的流水,在秋风下脉脉地流动,搅动起无尽的涟漪。水中,曾被荷叶保护的鱼儿,无畏地探出脑袋,吐出一串泡泡后,奋力钻进残荷下。麻雀仍在荷塘上,啁啾地鸣唱,细小的爪子紧紧地抓着失了生机的荷杆,试图唤醒沉睡的荷塘。残破的荷叶上,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让人心神恍惚。

恍惚中,仿佛有了春阳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喜悦,夏日里连成翠海的惊艳……时光那看不见的沙漏,竟在我们逃离中,悄然远去了,它褪去了荷塘的绿意,收回了荷叶的婀娜和荷花的娇艳,只留下一池嶙峋的荷叶与荷杆,展示着时间这把无形的刀子积蓄起来的力量。“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如此情景,在凉意入骨的深秋里,令人不忍观看,又不忍移目。细看后,这片衰败的荷塘,犹如束之高阁的诗卷,多年后方能体味书中的诗意;那种令人心颤的美,需要经过时光的沉淀才能体味,就像一杯经历岁月的陈酿。这样的美,以及美中深藏的韵味,需要反复咀嚼,才能深得其味。

这样的美,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以及洞悉人生后仍怀揣美好的心灵。如此一看,这片残荷,竟似有了生命,犹如历尽沧桑后骤然相逢的老友,相顾无言后,轻轻地微笑着说:“呵,你也在这里呀。”如此,这片荷塘便生动起来,便有了生机。

再看时,凋零的荷塘竟有了别样的风韵。因为荷叶残破,荷杆横斜,而露出了清澈的水面和片片浮萍。这时,整个荷塘竟像一幅有了留白的国画,画面也因有了留白而富有韵味。秋风拂动,水面生寒。好一幅美妙的秋荷图!

繁华消尽的荷塘,没了游人的喧嚣,显得枯瘦清冷;萧条单薄的身影,褪去了一身铅华,形容枯槁,在微风中,兀自独立。似看透人间盛衰的智者,茕茕独立,默默地承受凄风苦雨,倔强地挺立着铮铮傲骨。残缺与孤寂之下,是静默的内敛与守望。即使枝叶颓败,也怀揣着期待与希冀。因为脉脉的流水下面,是纵横交错的根茎,是翌年的新生。惨淡的身躯中,孕育着来年的再次繁茂与喧嚣,艳丽与热烈,赞美与诗歌。

因而,与其说是时光消散了荷塘的风姿,不如说是荷塘收敛了自己的绚丽,将昔日的曼妙、繁盛、盎然隐藏在身下的绿波中。

如此,甚好。繁盛时,艳丽而热烈;消歇时,沉静自得。即使身形憔悴,那干枯的风骨依然如诗如画,可歌可泣。等到秋雨连绵时,听着雨滴频频敲打着残荷,声音或缓或急,或高或低,恰如人生的起伏。

人生百般滋味,恰似四季荷塘,也当如四季荷塘。

枫叶荻花秋瑟瑟

马亚伟(河北)

一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让人感觉忽地滑入秋的深处。似乎昨日还有秋水长天的美景,转眼间秋天已经披了一身沧桑,多了几分萧瑟冷寂。

“瑟瑟”说的是风,深秋风已老,有萧瑟之气。初秋的风,是“飒飒”而舞的,清朗洒脱。“飒飒”与“瑟瑟”在音形义上似乎只有细微差别,实则差别巨大,就像两个性格迥异的人。飒飒从舌尖上吐出来,爽快清透,像个丰神俊逸的少年,这时的风翩翩而立,舞出洒脱自由的风姿。而瑟瑟的发音,显得缩头缩尾,不再那么明亮爽快,好像深沉的中年人,看尽风云幻化懂得了收敛傲气。瑟瑟是一把古琴,弹奏出深秋的寂寥与苍

茫,惆怅与深情。

万里长风,长烟落日,老木沧波,深秋是一幅淡雅简约而意境悠远的画。深秋的图画里,最不能忽略的是枫叶和荻花。枫叶荻花秋瑟瑟,火红的枫叶,白茫茫的荻花,是深秋最鲜明的标志。

秋与冬,只隔着一道薄薄的季节之帘,只需一场风,冬天就会迅速走出帘后,顺利登场。不过季节的过渡,总会有些标志性的风物出现,比如冬与春交接时的花开,春与夏交接时的蝉鸣,夏与秋交接时的落叶。有了这些风物出现,会让人们觉得季节的变迁如此和谐自然,没有丝毫突兀。而枫叶与荻花的出现,则告诉人们:秋天深了!

枫叶是深秋最后一幅艳丽的水彩画。“万里飞霜,千林落木,寒艳不招春妒。”在这个叶凋花残的季节里,枫叶无疑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色彩。深秋的风,染红了漫山枫叶。你见过那种绚烂的红吗?没有哪一种叶子颜色能如此浓烈,那是不红到极致不罢休的状态,好像要释放最后的热情。这种红色极具感染力,人置身其中,即使瑟瑟秋风响在耳边,心也是热的。风过处,红色的云霞涌动,壮美极了。枫叶飘落之时,画面更富有动态美。细看这红色,深浅交错,浓淡相宜,非常有层次感。

荻花是深秋最后一幅诗意的水墨画。“秋风忽起溪滩白,零落岸边芦荻花。”芦与荻,常

并称芦荻。芦荻花开,是一幅画,也是一首诗。深秋时节,远天空阔,水面宁静,白露为霜。不知大自然的画笔从哪里开始,慢慢晕染开来,一片白茫茫的芦荻花就淡淡铺开了,渲染着秋之苍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荻花轻扬,爱情继续,多情的人在水畔吟唱。“夕阳雁影江天,明月芦花醉眠。”那种闲云孤鹤般的闲适自在,想必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枫叶绚烂,荻花摇曳,秋风瑟瑟——秋深了,大自然褪去了繁华,四野里充满了淡然与悠远的况味。赏满山枫叶红,看一场荻花舞,别辜负了季节交替之时这最美的景色。

深秋柴草暖时光

夏学军(辽宁)

深秋的美,肃穆而寂寥。闲来无事游走于街头,偶遇一间“乡村灶台鱼”小馆,店门的屋檐下整齐地堆放着劈好的柴。顾盼相逢,“灶台”二字,忽然缘起心中,思绪回到时光的碎碎念里。

我没有乡愁,因为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也没有乡下老屋,因为一直住在城里,父母双双有工作,奶奶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和弟弟,记忆里大多是甜蜜温馨的片段。只是到了深秋季节,和季节一起到来的,还有储备柴草的活计。这个活儿,当然不能让因工作繁忙而劳累的父母亲来操心,我、弟弟和奶奶一起,每年都会推着那辆小

车,在微冷未寒的气候中,满大街收集落叶。

儿时住的是平房,冬里要烧饭、暖炕,煤火是不够用的,也舍不得一冬天都用它。城里不像乡村,有可供烧火的树木与枝条,我们总是等所有的叶子都匍匐在地之后,趁着秋风尚好,日光晴暖,选一处公园或是树木林立的马路旁,目光锁定地面上厚厚的枯叶。公园一角有一片银杏树,叶子枯黄了也是极美的,来不及欣赏这繁华深寂后的凋零之美,来不及读懂它们一剪秋的心事,就被奶奶用扒犁收拢一堆,然后我和弟弟便手忙脚乱地将它们装入麻袋中。

走回家的那一段路程让我很为难,总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情。我那时大概十几岁的年龄,朦朦胧胧地懂得了美,我担心被同学撞见,怕他们看见我脏兮兮的脸。偶尔父母亲下班了来接我们,我会迅速地躲到一边。

那些柴草堆放在下屋里,它们是全家冬日里温暖的源泉。每晚烧炕、做饭的时候,烧火人必定是我。我听从奶奶和母亲的指挥,不时地往灶膛里添柴禾。枯叶不耐烧,动作慢一点,火就熄灭了。有时候灶锅里是奶奶最拿手的贴饼子,奶奶就问我想不想吃带“胡嘎巴”的?我当然高兴了,

于是赶紧加大灶膛里的火力。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到整个正月里,家里改烧耐火的劈柴,添几把劈柴就能做熟一顿饭,奶奶和母亲能忙碌过来,我就解放了,欢快地出门找小伙伴儿玩耍。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关于童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没想到一个偶遇令我触景生情,想起了如烟的往事。曾经以为所有用心描绘的画面,足以抵御岁月的侵蚀而历久弥新,却不料惊艳如今时光的是那一片片、一堆堆的枯叶。

一只拙笔纵然无法还原那青涩的记忆,自有那枯叶暗自流露曾经的真情。



归途 李海波(安徽) 摄

活成草木(外二首)

王晓阳(湖南)

在某处山地上
草木随着秋凋零
它们静坐此处
修身养性 储蓄力量
不曾留恋春天的缤纷
不曾压抑夏日的疯长
甘愿献出一生的精华
映衬秋五彩斑斓和瓜果飘香
蛰伏冬天
等待春的召唤

草木既微小脆弱 随遇而安
又坚韧内敛 从容淡定
是行走在大地上的智者
人也应当活成草木
把火焰藏在心中
风吹不灭 雨浇不熄
无关晴圆缺
也无关故乡他乡

蒲公英

深秋时节
蒲公英熟透了
风造访的时候
它一遍又一遍叮嘱孩子们
要听风叔叔的话
入乡随俗
在别处安家

如今
蒲公英只剩下残枝败叶
一脸沧桑
一片沉静
摇晃着固守家园

索树

经过街道广场
风一阵紧似一阵
载着漫天的枯叶
飞奔下一个驿站
一棵索树从深秋款款走出
惊艳了时光和眼眸
这个远道而来的孩子
入乡随俗
在闹市守着本心
吮吸着母亲的乳汁
回报世界的是葳蕤的绿
亮眼的鹅黄
和春天般生命的光芒